

中華經典醫書

第八集

主編 錢超塵

主審 黃泰康 李經緯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醫  
案  
醫  
話



# 《中華經典醫書》總目錄

## 第一集 醫經

黃帝內經素問(王冰注)

黃帝內經靈樞(明無名氏覆刻宋本)

難經集注

脈經

## 第二集 傷寒金匱

宋本傷寒論

金匱玉函經

新編金匱方論

唐傳本傷寒論

伊尹湯液經

金匱玉函經二注

## 第三集 古佚醫書覆刊

《太素》缺卷覆刊

《小品方》殘卷

《黃帝內經明堂經》殘卷  
《黃帝內經明堂》輯復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真本千金方

## 第四集 本草

神農本草經

湯液本草

本草綱目拾遺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本經逢原

本草衍義

## 第五集 方劑

普濟本事方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嚴氏濟生方

醫方集解

串雅內編

串雅外編

第六集 鍼灸骨傷外科

十四經發揮

鍼灸大成

劉涓子鬼遺方

仙授理傷續斷秘方

釐正按摩要術

外科理例

外科正宗

第七集 內婦兒五官導引

內外傷辨惑論

脾胃論

理虛元鑒

婦人大全良方

傅青主女科

幼科發揮

審視瑤函

內功圖說

第八集 醫案醫話

臨證指南醫案

古今醫案按

冷廬醫話

格致餘論

醫學源流論

## 第八集書目

|        |       |     |
|--------|-------|-----|
| 臨證指南醫案 | ..... | 一   |
| 古今醫案按  | ..... | 四五五 |
| 冷廬醫話   | ..... | 七四五 |
| 格致餘論   | ..... | 八二三 |
| 醫學源流論  | ..... | 八五七 |

清·葉桂 撰

# 臨證指南醫案

黃作陣 點校



## 點校說明

《臨證醫案指南》，清·葉天士撰。天士名桂，號香岩。江蘇吳縣人。清代傑出醫學家，溫病學派的奠基人。葉氏精于治療，經驗豐富，但一生診務繁忙，未暇著述，該書實由其門人朱心傳、吳厚存、張亮等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編集而成。

全書十卷，以病為綱分八十九門。卷一至卷八為內科雜病及小量外科、五官病案，卷九為婦科，卷十為兒科。每門列案若干則，後附門人華岫雲、邵新甫、鄒滋九、姚亦陶、華玉堂所加評論，闡發葉氏治法大要。書末附有案中所用方劑，以便查閱。

《臨證醫案指南》為葉氏一生經驗之總結。該書特點有四：一是包羅宏富，門類齊全。本書雖祇是葉氏晚年醫案選錄，但十卷八十九門，內外婦兒無所不包，可謂洋洋大觀矣。二是善學前賢，頗多創新。葉氏最善總結前人經驗，而又能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如蜜治中風，在丹溪濕痰說、東垣氣虛說、繆仲淳內風說基礎上，提出肝陽化風說，為中風證治另闢蹊徑；論脾胃，指出「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脾喜剛燥，胃喜柔潤」，為脾胃病治療另立法門。這些都大大豐富了中醫學理論。三是所選醫案精粹，切合臨床實用。葉氏臨證技巧嫻熟，辨證周詳嚴密，治法靈活圓通，處方善加化裁，用藥熨貼靈動。本書為葉氏醫案之精華，全面體現了葉氏臨證風格，故對後世影響頗大。如吳鞠通受其溫病醫案啟發，撰成《溫病條辨》一書；其治虛勞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等皆為後人稱道。故其醫案被後世醫家奉為圭臬，甚至有「若要金針暗渡，全憑葉案搜尋」之贊語，足見其影響之巨。四是本書各門之後附有葉氏門人之評語，這些評語雖有溢美之嫌，但就每一病之證治溯本求源，提綱挈領，闡發葉氏證治大法，頗有畫龍點睛之妙，對後學定當有所啟發；而清朝名醫徐靈胎之評語，雖言語激切，但純出善意，且常能切中要害，別具慧眼，頗能啓人心思，學者當互參之。

本書最早刊行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後多次印行，流傳甚廣。現存版本多達五十餘種。其中早期刻本有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衛生堂刻本、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崇德書院刻本等。

本書問世後，曾經當時名醫徐靈胎的詳細批注，精密嚴格，對讀者啟發良多。徐評本以道光二十四年（一八



四四) 蘇州經鋤堂朱墨套印本為佳。

此次點校以經鋤堂本為底本，以衛生堂本為主校本點校，主要工作茲說明如下：

- 一、加新式標點，以便閱讀者更準確理解原文；
- 二、通假字、古今字一仍其舊，異体字則盡量使用通行之正體字，避諱字未改動而加說明；
- 三、本書以點校為主，遇少數生僻字酌加簡單注釋；
- 四、底本原附《種福堂公選良方》，因與本案無關，今刪；
- 五、原序無標題，今加姓氏以示醒目。

經鋤堂印

經鋤堂印本，其底本係衛生堂本，其點校則以經鋤堂本為主。此次點校，主要工作如下：

一、加新式標點，以便閱讀者更準確理解原文；

二、通假字、古今字一仍其舊，異体字則盡量使用通行之正體字，避諱字未改動而加說明；

三、本書以點校為主，遇少數生僻字酌加簡單注釋；

四、底本原附《種福堂公選良方》，因與本案無關，今刪；

五、原序無標題，今加姓氏以示醒目。

## 李序

夫事之最切于日用者莫如醫。故自軒岐道興，而《靈》、《素》以下，代有名人，歷有著述。盧扁以後，如仲景所著《傷寒》、《金匱》，直啓靈蘭之秘，泄玉版之文。至若河間、東垣、丹溪，亦迥出凡流，合仲景稱爲四大名家。傷寒暨雜證之治療，法云備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書，辭義古奧，雖經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盡晰其理。近代以來，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等，皆本之《靈》、《素》，或作或述，其于諸證，皆有發明。迨柯韻伯所注《傷寒》，能獨開生面，惜其書尚未廣行于世。其他則間有心悟闡揚，亦不能無偏執之弊矣。我皇上仁育爲懷，命太醫院考核前賢精義，彙輯《金鑒錄》一書，頒行海內，集諸賢之大成，開後人之心法，壽世福民，孰有善于此哉！夫醫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則存乎其人也。父子不相授受，師弟不能使巧也。吳閭葉君天士，稟賦靈明，造詣深邃，其于軒岐之學，錯綜融貫，處方調劑，立起沉痾，故名播南北。所遺醫案與方，膾炙人口。華君岫雲，婆心濟世，輯而成帙，別類分門，將付剞劂，而請序于余。余繙閱再過，實足以啓迪後人，使好學深思者，觸類引伸，未必非濟世之一助。至進而求其所以然，彼《靈》、《素》諸書具在，而心領神會，則又存乎其人也云爾。

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秋七月既望吳江李治運題于太薇清署

## 嵇 序

醫之爲道微矣。七情六氣之感，病非一端；溫涼寒熱之性，藥非一類。非天資高妙者，不可以學醫；非博極群書者，亦不足以語醫也。今之醫者，或記醜而不精於審脈，或審脈而不善于處方，或泥古而不化，或師心而自用，或臨症不多，或狃于偏見，不能已疾而轉以益疾，又烏可以言醫哉？吳門葉天士先生，天分絕人，于書無所不讀，終身不能忘。其視脈也，不待病者相告語，而推述病源。有病者思而後得之者，不啻日周旋于病者之側，而同其寢興飲食，熟其喜怒驚悲也。蓋以其意深識病者之意，而又神明乎古人處方之精意，而直以意斷之。故其處方也，一二味不爲少，十餘味不爲多，習見不妨從同，獨用不嫌立異，輕重繫于杪忽之間，而其效在乎呼吸。及數十年之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迎刃而解，渙然冰釋。先生之名益高，從游者日益衆，而先生固無日不讀書也。嘗記余鄉人有患痼疾者，間詣先生所，爲處方授之曰：『服此百劑，終身不復發矣。』其人歸，服至八十劑，蓋已霍然者月餘矣，乃止不服。逾年，病復發，復詣先生所。先生曰：『是吾令服某方百劑者，何乃如是？』其人以實告，令再服四十劑，即永不發矣。卒如言。其神妙若是，是豈俗手之意爲增損者可同年而語哉！今所存醫方若干卷，皆門弟子所錄存者。學者能讀其書以通其意，則善矣。

乾隆丙戌嘉平錫山拙修嵇璜書于絢秋書屋

# 李序

吾吳葉天士先生，以岐黃妙術，擅名於時者五十餘年。凡一時得奇疾而醫藥罔效者，先生一診視而洞悉源委，投以片劑，沉疴立起，遠近之向風慕義者無間言。余舊居胥江，與葉氏世屬通家。其門墻桃李，亦皆至戚舊交。心神其術，因錄其方案成帙，藏之有年，方欲公諸天下。今錫山華君岫雲，為之分別門類，授之梓人。余喜君之與余有同心也，因任校讎編輯之役。書既成，君囑余書其緣起。夫良醫之功同良相，人所稔知也。然良醫不能使其身壽同金石，而屢試其技于後人，亦勢之無可如何者矣。今得同心者，彙錄其成案，而使後人有取法觀摩，其功顧不偉歟！使後有能者，得是編而神明變化之，則先生之遺澤流被于千百世而無窮，而先生不死矣。今因是書之成，爰書其大略如左。

乾隆歲次丙戌季秋李國華大瞻識

# 華刊

## 華序

古人有三不朽之事，爲立德、立功、立言也。蓋名雖爲三，而理實一貫。要之，惟求有濟于民生而已。夫有濟于民生，則人之所重，莫大乎生死。可以拯人之生死，雖韋布之士，亦力能爲者，則莫若乎醫。故良醫處世，不矜名，不計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闡發蘊奧，聿著方書，此其立言也。一藝而三善咸備，醫道之有關於世，豈不重且大耶！故上古聖帝辨晰陰陽，審嘗氣味，創著《內經》。垂不朽之仁慈，開生民之壽域，其大《易》、《本草》、《靈》、《素》諸書，炳若日星，爲萬世不磨之典。厥後亦代有名賢，窮究其理，各有著述，開示後人，以冀其躋仁壽。無如後世習是業者，其立志存心，却有天理、人欲之兩途。如范文正公雖不業醫，而其所言『不爲良相，即作良醫』者，斯純以利濟爲心者也。俗諺有云『秀才行醫，如菜作葷』者，此淺視醫道僅爲衣食之計者也。夫以利濟存心，則其學業必能日造乎高明。若僅爲衣食計，則其知識自必終囿于庸俗。此天理人欲公私之判也。故每閱近代方書，其中有精研義理，發前人未發之旨者固多。亦有徒務虛名之輩，輒稱與貴顯某某交遊，療治悉屬險證，如何尅期奏效，刊成醫案，妄希行世。不知此皆臨證偶爾幸功，乃于事後誇張虛語，欺誑後人，以沽名譽，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噫！欲求遵嘉言喻氏遺法，臨病先議證，後立方，其于未用藥之前，所定方案，無一字虛僞者，乃能徵信于後人。但執此以繩世，誠不易多得也。惟近見吳閩葉氏晚年日記醫案，辭簡理明，悟超象外。其審證則卓識絕倫，處方則簡潔明淨。案中評證，方中氣味，于理吻合，能運古法而仍周以中規，化新奇而仍折以中矩。察其學識，蓋先生固幼稟穎絕之才，衆所素稔。然徒恃資敏，若不具沉潛力學，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醫案所得無多，不過二三年間之遺帙。每細心參玩，祇覺靈機滿紙。其于軒岐之學，一如程、朱之于孔、孟，深得夫道統之真傳者。以此垂訓後人，是即先生之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諸世。至其一生之遺稿，自有倍蓰<sup>①</sup>于此。箇中義理，必更有不可思議者，自必存在諸及門處，什襲珍藏，尚未輕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豐城之劍，其精英瑞氣，斷不至于泯沒，自必終顯于世，祇在先後之間耳。倘有見余是刻，能悉將先生遺

① 倍蓰（匹洗）：數倍。

稿，急續刻行世，此豈非醫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諒亦必有同志者，余將翹企而望之！因以為序。

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季冬錫山華岫雲題

部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醫者貴生之生者也。上古三皇開下民之天札，乃醫之始。以明陰陽之長之機，辨氣味以審五行生剋之理，審九氣之清濁，以立萬世醫學之原。大哉至哉！非特聖聖之遺教，且大聖之聖智也。其教祖之遺訓，以後世亦代有明焉。至宋理學起，則醫術益精。但理道淵深，其奧難窮。醫家不學之士如林，而利溥之積罕。苟有能不廢醫道而專入於理者，則已幸矣。彼其以來，古未有也。蓋天士之學，本家傳，道在心悟。其辨與吳郡接壤，其理與岐黃相通。凡醫之性靈，敏手應于指顧，一發而愈，無不持江左一隅，抑且名播列省。惟是醫道之門，始無專承，未幾有所承者，以醫後世。人皆為之，而醫道之衰，亦無不歸其日移方藥，欲符之持，則必求諸世。編序于余，余雖習醫有年，愧未敢深知醫理。然觀其書，則法則遺集列古之良方，始知先生一生博古攻新，遠近于胸中者，咸于應指時吐，如探囊取物。其法則遺集實標本格致之妙，實足以上紹軒岐，下開來者。以此行世，凡醫林之士，莫不感其德而求其方。迨將自述乎簡覽之餘，不覺感其德而感其德，而前呈志，于張平書。

高 乳

高乳

## 高序

夫用藥之道，譬若用兵，呼吸之間，死生攸係，固未易言也。是以軍有紀律，方有法度，時有進退，事有成敗。覘風雲之變，識草木之情，其機至神，又安可以小道視之哉！余不敏，竊慕范文正公之論，因師事吳門亮揆張先生，先生乃葉氏門牆桃李也，余因得窺葉派之一斑。觀其議病疏方，動中窾綮，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擬印葉師之妙諦，以開後學之法門，其有待于他年乎！由是歸而讀書，不與塵事。里有華君岫雲者，好古之士也。過而與語甚洽，遂出一編示余，乃葉師之方案也。問所從來，曰：「積數十年抄集而成。」其苦心濟世，爲何如耶？噫！葉師之方案至妙者，不可勝數，而散佚居多，此其剩事耳。然零珠碎玉，歲久彌湮，秘而不傳，將終失也。請授之梓，以惠當世。華君然之。余嘉其非業醫者而有是志，于是乎書。

時乾隆丙戌季冬錫城高梅題于響山書屋

## 邵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醫者贊天地之生者也。上古三皇憫下民之夭扎<sup>①</sup>，乃垂卦象，以明陰陽消長之機；辨氣味，以審五行生剋之理；著《靈》、《素》，以立萬世醫學之原。大哉至哉！非懷胞與之仁慈，稟天亶之聖智者，其孰能之？軒岐以後，亦代有明哲之士，窮理致知，闡揚斯旨。但理道淵深，其奧難窺。故雖懸壺之士如林，而洞垣之技罕覩。苟有能不盛盛虛虛而遭人夭殃者，則已幸矣。近代以來，古吳有世醫天士葉君者，學本家傳，道由心悟。吾鄉與吳郡接壤，猶憶曩時凡知交患證，棘手瀕于危者，一經調劑，無不指下回春。其聲譽之隆，不特江左一隅，抑且名標列省。惟是應策多門，刻無寧晷，未遑有所著述，以詔後世。人皆爲之惋惜。近有岫雲華君，購其日診方案，欲付之梓，以公諸世，請序于余。余雖習醫有年，愧未能深知醫理。然觀其論證則援引群書之精義，擬法則選集列古之良方，始知先生一生嗜古攻研，蘊蓄于胸中者，咸于臨證時吐露毫端。此即隨證發明之著作也。其于陰陽虛實標本格致之功，實足以上紹軒岐，下開來哲。以此行世，凡醫林之士見之，自必勤求古訓，博采衆方，迨將日造乎高明，庶不致臨證有望洋之嘆，則此帙實濟世之慈航也。故爲之序。

乾隆丙戌仲秋錫山邵新甫題

① 夭扎：當作「夭札」。指遭疫病而早死。



## 凡例

△此案出自數年采輯，隨見隨錄。證候錯雜，若欲考一證，難于彙閱，余不揣固陋，稍分門類。但兼證甚多，如虛勞、欬嗽、吐血，本同一證，今各分門，是異而同也；即如咳嗽有虛實、標本、六氣之別，今合爲一門，是同而異也。如暑濕而兼瘧痢，脾胃病而兼嘔吐腫脹，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欲求分晰至當不易。余本不業醫，且年已古稀，自謝不敏。耑俟高明之輩，翻刻改正。

△一證之中有病源各異，如虛勞有陰虛、陽虛、陰陽兩虛之不同，若再分門，恐有繁冗之嘆。今將陰虛先列于前，繼列陽虛，繼陰陽兩虛，使觀者無錯雜之憾。餘門仿此。

△此案分門類時，已剔去十之二三。今一門之中，小異而大同者尚多，本應再爲剔選，但細閱之，小異處却甚有深意，故不敢妄爲去取。且如建中湯、麥門冬湯、復脉等湯，稍爲加減，治證甚多。若再爲刪削，不足以見先生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其用方變化無窮之妙矣。

△每閱前人醫案，治貧賤者少。蓋醫以濟人爲本，視貧富應同一體。故此案不載稱呼，僅刻一姓，與年歲。如原案已失記者，則以一「某」字代之。至于婦女之病，年高者但將一「嫗」字，中年者以一「氏」字，年少用一「女」字別之。然有本係婦女，而案中未經注明者甚多，不敢臆度，強爲分別。

△醫道在乎識證、立法、用方，此爲三大關鍵。一有草率，不堪爲司命。往往有證既識矣，却立不出好法者；或法既立矣，却用不出至當不易好方者。此謂學業不全。然三者之中，識證尤溪緊要。若法與方，祇在平日看書多記，如學者記誦之功。至于識證，須多參古聖先賢之精義，由博反約，臨證方能有卓然定見。若識證不明，開口動手便錯矣。今觀此案，其識證如若洞垣，所用法與方，皆宗前賢，而參以己意，稍爲加減之。故案中有并非杜撰之句。余願業醫者，于識證尤當究心。如儒家參悟性理之功，則臨證自有把握，然後取此法與方用之，必有左右逢源之妙矣。倘閱是書者，但摭拾其辭句，勦襲其方藥，藉此行道，爲覓利之計，則與余刻是書之一片誠心，大相悖矣。幸後之覽者，捫心自問，切勿墮落此坑塹。

△此案須知看法。客一門而論，當察其病情、病狀、脉象各異處，則知病名雖同而源不同矣。此案用何法，彼